



CHENGZIVAYULONGSHANWENHUA

城子崖与龙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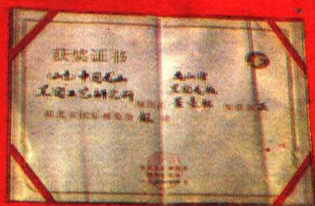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编

K878.04

城子崖与龙山文化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1994·济南



绚丽多彩的龙山黑陶

今日龙山镇

JIN RI LONG SHAN ZHEN



图一：龙山镇政府办公大楼

图二：驰名中外的龙山香米

图三：饲养狐区一角

图四：加拿大优良银狐

城子崖与龙山文化

城子崖，位于济南市管辖的章丘市龙山镇冶所西部，地处泰山北坡的山前地带，东北与汉代平陵故城隔武源河故道相对。由于有的学者认为这里为谭国古城旧址，又是一块高出平地 3 至 5 米的长方形台地，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城子崖”。城子崖遗址是首先发现龙山文化的地点，国务院于 1961 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城子崖遗存的发现和龙山文化的命名

1928 年 4 月，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济南作考古调查时首先发现了城子崖遗址，在经过充分准备后，1930 年 11 月，由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人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历时 32 天，挖掘出各种文物 89 箱。1931 年专家们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的面积共 15648 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文化层堆积很厚，一般为 4 米左右，最厚的达 6 米以上。从文化层来考察，可分两层：下层厚 3 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下层之上覆有一薄沙层，沙层上又一层黄土，黄土层上为 1 米左右的文化层，即上文化层。上文化层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的铜器、刀、箭头、残刀币及卜骨等，陶器多为在灰陶，所以发掘者把上文化层称为“灰陶文化期”。发掘中还发现了城池的

遗迹。城墙夯筑，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50 米，东西长约 390 米，基沟宽约 13.8 米，墙根厚 10.6 米，残存高度 3 米。据推测，城墙的原来高度在 6 米左右，上段的宽度为 9 米，墙基下有黑陶遗存，墙内也偶尔有黑陶遗物。根据文化层堆积状况，发掘者推测，先是下文化层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在此居住，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后，建了城。大约在夏代末叶，人们离开了这里。之后，这里“似乎有一个人烟稀少或绝无人烟的时代”。大概到了商代，才又新迁来一批居民，并在此建筑了灰陶文化期的城池。有的学者推测，此城是商代谭国的都城。但考古界对该城是否建于龙山文化时期以及上层的城是否为谭国，一直有怀疑。

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下文化层，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延续时间也比较长，出土的文物有石器、蚌器、骨角器、陶器、兽骨和卜骨。石器中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镑、石凿、石箭头、石镰、半月形石刀；蚌器中有刀、锯、铲、箭头；骨角器有凿、锥、针、梭、鱼叉等。

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的陶器以黑陶为主，其次为灰陶、红陶，再次为白陶。陶器种类繁多，有鼎、鬲、甗（读 jiǎ 假）、甗（读 yǎn 演）、鬶、杯、盘、盆、甕（读 dòng 荡）、盂、碗、簋（读 guǐ 鬼）、豆、瓮、罐、壶、弹丸、纺轮等。质地坚硬，造形美观。在诸多的陶器中，尤以鸟头足鼎、鬶和蛋壳陶杯最有代表性。举世闻名的蛋壳陶杯，薄如蛋壳，（陶胎最薄处不过 0.2 毫米），致密坚硬光亮，敲之可作金属之声。人们赞誉它“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最初的发现者在《城子崖》一书中对这种古陶

瑰宝作了这样的描述：“城子崖陶器十四种颜色中，最能动人之注意及艳羨者，为黑亮色。此色之陶质亮而薄，且极坚固，表面显漆黑色之光泽，故亦可称之为漆黑色。又以其轮廓之秀雅，制作之精妙，故自初掘以至今日，凡来参观者目睹此类陶器，莫不赞叹不置。”

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器物表明，城子崖的文化遗存，与在河南省浍池县仰韶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以红陶、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的遗存完全不同。它是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重大发现。因为它的发现地属历城县的龙山镇（今划归章丘市），所以城子崖下文化层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也称“黑陶文化”。现知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27 世纪至公元前 20 世纪之间，前后延续达六百年左右。它上承大汶口文化，下限已进入我国古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

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不仅把山东地区的历史追溯到一个久远的时代，而且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此后，特别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北、河南、陕西、辽宁、浙江等不少省区陆续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大批遗址，由于地域的差别和文化源溯的不同，各省区的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又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相互区别，考古学界把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龙山文化”。

二、九十年代城子崖考古新成果

三十年代城子崖的发掘是在中国考古学幼年时期进行

的,这一发掘虽然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但鉴于当时学科水平极其有限,特别是作为考古发掘基础的“考古层位学”远未形成,因而依然留下某些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子崖下层城址问题,即城子崖是不是座龙山城,是什么时代的城址以及这一遗址的内涵、性质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成了中国考古界一桩长期的学术悬案。为了揭开这些学术谜底,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九十年代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省考古工作者在著名考古专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带领下,再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果。这些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该城始建于距今 4500 余年前的龙山文化早期,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这是目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龙山城,也是全国最大的龙山城址之一。

(二)确认了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黑陶文化期城”,是岳石文化城址,这是目前黄河长江流域第一座有夯筑城垣的夏代城址,而且可能是座由龙山文化时期直接延续到夏代的城,其格局与龙山文化城一致,晚期阶段城内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三)城子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城址,在层位上相互衔接,不存在间歇层,这为我们研究从龙山到夏代连续发展千余年的早期夯筑技术和城垣建筑史提供了形象、直观的科学资料。

(四)城子崖龙山文化丰富的堆积,复杂而明确的地层,大量的陶器,可为建立该地区系统而可靠的龙山文化编年提供

依据。

(五)城子崖岳石文化陶器的总体特征同山东其他地区岳石文化有显著差别,或许存在一个岳石文化新类型,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它和岳石文化以及相邻文化的关系为何,这是城子崖第二期考古工作提出的新课题,也是这次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

(六)查明城子崖上层的周城,基本属于春秋时期的城址,其上限为西周晚期,下限在春秋末年,战国时已废弃,代之而起的是此城东北二公里的平陵城。

上述成果是城子崖考古也是龙山文化研究的新突破,对于中国古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物考古古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1991年春,城子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城被《中国文化报》评为1990年和“七五”期间全国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1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在济南隆重召开了“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16个省市自治区、台湾、香港和日本、美国的著名考古专家、考古工作者70余人参加会议,大家缅怀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业绩,回顾、总结龙山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并对九十年代第二回合的发掘工作及取得的重大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确认。

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子崖遗址,检阅和展示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推动文博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1994年济南市投资500多万元,在城子崖遗址修建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子崖遗

址博物馆”。

三、从城子崖文化遗存看济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四千多年前的济南，气候比现在温暖，降雨量也比现在多，南部山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北部是一望无际的水泽，西有玉符河环绕，东有武源河北流，中间则是以趵突泉为主的众多泉水汇成的泺河。玉符河、泺河、武原河最后都汇入了浩浩东去的济水，流进了波涛滚滚的大海。

济南东面的武源河从南部山区的丛林中穿出，流到了现在的龙山村一带，河旁有一宽阔的平坦地带，即后人称为城子崖的地方。这一平坦地带地势较高，可以避免洪水的淹没，距河流较近，可以汲水生活、灌溉；周围土壤肥沃，可以耕耘播种和制造陶器。这正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好地方。济南的先民们选中了这里，并在此长期定居了下来。大概他们就是城子崖下土层文化遗存的创造者。

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生产、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奴隶制阶级社会的产生。城子崖遗址尚未发现墓葬遗存，但在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成年男女的合葬墓，由此可以断定，在这一时期，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已经形成，男性血统的延续已经确定。在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中，繁杂的家务劳动已从原来母

系氏族家庭的为社会服务变成了一种为私人的服务。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晚期,私人占有、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和占有奴隶已普遍出现,这时,社会已发展到了夏王朝的奴隶社会阶段。

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济南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纺织业等等方面。

农业是当时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而且种类繁多。如,石制铲类就有凹面式、带柄扁平式、不带柄扁平式;刀类有狭面镰刀、宽面镰刀、粗刃式、双孔半月式。蚌制的镰类有铤头式、带孔式;刀类有半月式、镰刀式等等。这些工具加工精细、顺手好用,刃部也更加锋利,且大量的是收割工具。而仰韶文化的农具中垦植工具多于收割工具。这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济南,农业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播种面积有了较大扩展,农业的收获数量有了较高的增长。

畜牧业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部门。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了用于渔猎的石制箭头、蚌制箭头和骨制鱼叉,而且磨得很光滑。这说明,作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渔猎和采集虽然还在继续进行,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都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家畜的饲养已成为农业生产之外的一种新的谋生手段。城子崖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兽骨、鸟骨和贝壳。在狗、兔、马、猪、獐、鹿、羊、牛等兽骨中,猪骨和狗骨数量最多,其次是马骨和牛骨。猪、狗、马、牛是人们饲养的动物,它们的骨骸多于野生动物的骨骸,说明了当时的畜牧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家庭畜养的种类和数量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其中马骨的出

土,在全国类似的遗址中,还属仅见,可见济南的先民们早在4千多年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马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重大意义。

缝纫和纺织,当时也有了普遍的发展。城子崖遗址曾发现有不同规格的骨梭,在出土的陶制纺轮中,直径不同的就有十八件之多。另外还发现了一些不同规格的骨针和骨锥。生活在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济南先民们,把野生的或家种的植物的纤维采来,用纺轮纺成麻线,用骨梭织成麻布,然后再用骨锥、骨针缝制成遮体御寒的衣物。从纺织工具和缝纫工具的规格之多,数量之大的事实分析,当时的纺织、缝纫生产很可能已普及到每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当然,从事这种生产的主力,也非妇女莫属了。骨梭的运用,使织出的麻布更加均匀平软。这是我国古代纺织工艺的一大进步。

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当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在诸多的手工业生产中,生产工具的打造和陶器的烧制是最发达的两个部门。生产工具的打造较之大汶口文化有了较大的提高。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的石制、蚌制、骨角制的生产工具,不但数量多,而且样式上也有所改进,一般都加宽变长,加工更加精致,刃部更加锋利。从斧、锛、铲、凿和刀,针的制作看,手工业者的切、削、磨、钻的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城子崖遗存的陶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既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主调,又有在主调统摄下的不同变化,体现了高超的生产技术水平。如,在陶器色彩方面,单色是城子崖制陶艺术的一个特点。因火候的掌握和制作方法的的不同,而

有白、灰、灰红、红、红灰、黑、黑红、黑灰、亮黑、黄等色。其中以黑色和黑灰色最为普遍，黑色中又以里外透黑光亮的蛋壳陶最为精美。在造型上，当时的陶工们也是颇费匠心的。如陶鬲的造型，它的整体象只鸟，钩钮盖俨如一个活灵活现的鸟头。鸟头足鼎的造型，也突出了鸟的形象。这都是济南的先民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崇拜太阳鸟的匠心体现。城子崖陶器不仅器物的主体部分造型典雅、优美，而且附件部分（如盖、耳、鼻、流、足等等）的造型也极为精巧、美观、实用。主体与附件十分和谐，浑然一体。

城子崖制陶已采用轮制，陶工们借助飞快转动的陶轮，把陶土塑制成各种各样的器皿陶坯。陶轮的转动快速、平稳而又均匀。采用这种技术制出的陶坯，器形规则、美观，器壁厚薄一致，并能制出最薄的陶胎，陶窑的构造也有了改进，人们已经掌握较高的封窑技术，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制陶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时制陶的工艺流程也更趋科学、合理。陶工们先用陶轮把陶土塑制成陶坯，再用光滑的卵石把半干的陶坯表面磨光，然后放进高达摄氏 1000 多度的陶窑中烧烤，待即将烧成的时候，把窑封严，利用烧蒸法渗碳的作用，为陶器上色。因而，烘制的陶器乌黑锃亮，质地坚硬，敲之铮铮有声。蛋壳陶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原始制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世界制陶史上奇迹，是中国古陶的瑰宝，即使是 4 千多年后的今天，要进行仿造，也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艺技术课题。

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是与当时科学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城子崖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准确

地掌握季节的变化。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少昊时期已经有了掌管历法的机构，并已懂得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的变化。城子崖下文化层出土了6块卜骨，没有文字，材料为牛胛骨、鹿骨和尚未辨认清楚的其他动物的胛骨三种。卜骨上有尖形、圆形、方形等不同的钻灼孔。人们即根据卜骨上不同钻灼孔造成的不同裂纹以断定吉凶。这种活动导致了原始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一些日益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宗教、占卜活动的巫师的出现。宗教的祭祀，巫师的占卜，都要求对季节的变化进行观察和规定。由此可以想象，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济南，除了有专门掌管宗教、祭祀、问卜的人之外，也已有专门掌握历法的人了。

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了自然，认识了自己。逐渐积累了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并逐渐创造出了一些相应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工具，从而发展了我国的原始医学。据考证，城子崖出土的陶制“尖尖器”，就是一种砭刺人体穴位祛除病患的医疗工具。大概这种陶制的“尖尖器”，就是现在针灸所用的不锈钢针的远祖吧。

城子崖居民的艺术观念和对美的探求，主要体现在陶器的造型、色泽和纹饰上。它的突出特点，是从器物的实用出发，追求美的表现形式。据传说，以舜为领袖的济南先民——东夷人，是一个崇尚黑色的氏族，所以他们烧制的陶器在选色方面以黑为主。并在色泽和光泽的运用技巧上进行了积极的探求。因此，他们烧制的陶器在造型上、色泽上都做到了实用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其中的蛋壳陶可以称得上是实用的工艺品。

利用纹饰对陶器加以美化,是城子崖居民审美意识的一种生动体现。据统计,城子崖陶器的纹饰样式有 69 种之多。其纹饰的方法有指甲纹、划纹、印纹、阴阳轮文、刻纹、席与篮印花纹等等。这些纹样古朴、简练、明快,给人以质朴的美感,大大增强了器皿的审美价值。

城子崖出土的陶器中,还有一些被视为玩具陶的陶器,这种陶器实用价值不大,可能主要用于玩赏,似乎可以视为工艺陶制品。这种工艺陶的出现,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

城子崖文化遗存表明,4000 多年以前,生活在济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的济南先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龙山文化,创造了济南的古代文明,为社会的进步、为中华远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我们济南的骄傲。

文化名镇——龙山镇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龙山镇位于章丘市最西部，与历城区相连，面积 43 平方公里，辖 36 个行政村，现有人口 27600 人。该镇西距济南市区 35 公里，东距章丘市驻地明水 12 公里，距济南国际机场 25 公里，北靠济青高速公路，南邻济王公路，胶济铁路横贯龙山镇腹地。镇内有纵横交织的公路 100 余公里。便利的交通条件加强了龙山镇与外地的联系，促进了龙山镇的发展。龙山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全镇人均占有耕地 1.7 亩。杜张水库和雪花桥两座水库，库容分别为 1080 万立方和 150 万立方。巨野河、武源河、绣平干渠分别与两水库相连。这里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河水荡漾，是游玩、垂钓的好地方，是镇内着手开发的重点景区之一。龙山镇种植条件优越。种植作物 10 余种，1992 年以来又发展成为济南东部地区新的芦笋种植基地。

二、灿烂的历史文化

龙山镇是历史文化名镇，镇区内有三处著名的古文化遗址：一是城子崖遗址，二是西河遗址，三是东平陵故城遗址。

龙山文化发祥地——城子崖遗址，是国务院 1961 年 3 月首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8 年，著名考古专

家吴金鼎先生首次发现了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初步断定这是一处史前文化堆积。1930年和1931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挖掘，并把城子崖文化遗存定名为“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发现并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这次考古的重大发现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立下了一块丰碑。九十年代初，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考古专家张学海所长的带领下，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发掘，并取得新的重大发现。

西河遗址位于龙山镇最西端，济青公路北侧，巨野河东岸，于1991年在龙山三村砖窑址中被发现。出土文物以红陶器为主，距今约8000多年，它对进一步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东平陵城，据史书记载，始建于东周，兴于两汉，汉代为济南郡、济南国治所，曹操曾任过济南相。城为方形，城墙高近10米，宽约30米。传说城墙上有“五马三车”的大道，即能并行五匹马或三辆车。迄今平陵城区内尚未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初步探明区内有相当大的冶炼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上）济南郡，县十四首列东平陵，注“有工官、铁官”，可见当时冶铁业已十分发达。章丘自古被称为铁匠之乡，赢得和保持这一美誉与汉代平陵城大规模的冶铁业有着密切联系。东平陵故城遗址七十年代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河遗址、城子崖遗址、东平陵故城遗址告诉我们，这里